**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五 四 论 文**

中文题目：有限性与无限性的中介

——论克尔凯郭尔思辨维度与伦理维度共存的反思概念

外文题目：The intermediary of finitude and infinitude

—— on the concept of Kierkegaard's Reflection with coexistence of speculative and ethical dimensions

学 院： 哲学院

完成日期： 2020.4.29

摘 要

反思是近现代西方哲学里的重要概念之一，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反思就始终与自身意识紧密连结在一起。克尔凯郭尔对反思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探索“自我”的方面。克尔凯郭尔明确的提到，自我是有限与无限的综合。有限性表明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由外在经验世界所决定，无限性则彰显了个体在经验世界中的主体能动性。这意味着自我是一个内在矛盾的结构，既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是绝对被动的。克尔凯郭尔将反思看作化解自我内在矛盾，实现辩证统一的关键。

在克尔凯郭尔提出生存论哲学之前，反思对主体自身的反观是为了从自身之中抽象出概念，从而获得关于现实的普遍依据。因此，反思只具备思辨维度而不具备伦理维度，自我也只是从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并不具有价值论和伦理学的意义。本文从反思的概念出发，通过阐释反思词源以及反思在克尔凯郭尔文本中的释义，来解释克尔凯郭尔反思概念的内涵；其次，通过辨析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概念，以及反思对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作用，来论述反思如何沟通有限性与无限性。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证反思在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克尔凯郭尔反思概念的思辨维度与伦理维度。以此分析相较于德国传统观念论中的反思概念，克尔凯郭尔反思概念的超越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反思；有限性；无限性；中介；伦理维度；思辨维度

Abstract

Refle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Since Descartes put forward "I think, therefore I am", reflection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self-consciousness. Kierkegaard's application of reflection mainly focuses on "self". Kierkegaard clearly mentioned that self is a synthesis of finitude and infinitude. The finitude indicates that the men is determined by the external empirical world to some extent. And the infinitude show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men in the empirical world. This means that the self is an internal contradictory structure, which has neither absolute freedom nor absolute passivity. Kierkegaard regards reflection as the key to resolv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achieve dialectical unity.

Before Kierkegaard put forward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y, the purpose of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 is to abstract the concept from itself and to obtain the universal basis of reality. Therefore, reflection only has the speculative dimension but not the ethical dimension. Self is only subordinate to the category of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and does not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axiology and ethics.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reflection,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reflection by explaining the etymology of reflec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flection in Kierkegaard's text. Secondly,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finitude and infinitude, as well as the role of reflection on the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reflection unites finitude and infinitude. My article will demonstrat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reflection between finitude and infinitude from these two aspects, as well as the speculative dimens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 of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reflection, so as to analyze the transcendence and limitation of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reflection compared with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reflection; finitude; infinitude; intermediary; ethical dimension; speculative dimension

目 录

1. 引言.............................................5
2. 反思的概念.......................................6
3. 反思的词源......................................6
4. 反思在克尔凯郭尔文本中的释义.....................7
5. 反思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中介.......................9
6. 作为限定者的有限性和作为拓展者的无限性...........10
7. 反思对有限性的作用..............................12
8. 反思对有限性的作用..............................14
9. 主观反思综合有限自我与无限自我..................15
10. 借助反思的原因.................................19
11. 克尔凯郭尔反思概念的超越与局限..................21
12. 结语............................................23

参考文献.............................................24

一、引言

学者梁倪康在《自识与反思》中，将“求自识”与“究虚理”视作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在这两个环节中，反思无疑是一个重要概念。无论是对主体自身的探究，还是对理念知识的把握，都必然伴随着反思的过程。但克尔凯郭尔之前的哲学家，一直将人在现实中的生存等同于观念中的生存，将主体置于形而上的层面去探讨，因此其谈论的反思也只具备思辨维度，是形而上的反思。而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克尔凯郭尔，明确意识到思辨哲学对主体现实性生存的掩盖。他认为“自我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也是生存的主体，自我与自我之间不仅发生认识的关系，而且也必须建立起自我创造自我的生存关系”[[1]](#footnote-1)。于是，克尔凯郭尔对主体形而上学知识越界的行为进行了文化批判，并对反思进行了开创性的发挥。克尔凯郭尔提出“双重反思”的概念，并将“主观反思”与传统思辨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反思”严格区分开来，试图以“激情”的“主观反思”来解决思辨哲学所忽略的人无可避免的“思想-生存的双重性”的内在困境。因此，在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论哲学中，反思就成为了沟通象征着人的内在性的“有限性”与外在性的“无限性”的中介工具，成为那本质的、综合的“自我”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克尔凯郭尔的反思对人的“思想-生存的双重性”内在困境的观照，是其反思思辨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体现。将伦理维度引入反思之中，是克尔凯郭尔对德国传统观念论中思辨性反思的超越。

虽然，反思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一定开创性并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但是克尔凯郭尔从未系统地论述过反思，只是将他对反思的定义和理解零散的分布于各大著作之中，作为解释其他概念的辅助概念。因此，反思在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中介作用也是不明显的。这使得学者们在研究克尔凯郭尔思想时，鲜少将反思作为主要内容加以探讨。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克尔凯郭尔文本的考察，解释克尔凯郭尔对于反思的定义和理解，分析反思与其他重要概念的关系，从而论证克尔凯郭尔如何运用反思来沟通有限性与无限性，在反思对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审查过程中又是如何体现思辨维度与伦理维度的。

二、反思的概念

（一）反思的词源

反思在德语中写作reflexion，词源上reflexion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拉丁语*reflecto*。*reflecto*的原初意义仅仅意味着“返回”，主要运用于物理意义之上而非思维或思想领域，“其基本意义指的是物体返回其运动的出发点”[[2]](#footnote-2)。在后来人们的发挥中，该词慢慢开始与精神意义沾边，比如将其运用于精力上，以指精力的恢复。另外，西塞罗在演说词《为塞斯提乌辩护》中，也把该词用于指代注意力向荣誉返回。但这仅仅意味着感官性的注意力对外在事物的直接观照，虽然这种观照与现代语义下的“反思”概念同样具有滞后性，但却并不具备思考和辨析的意味。同时，精神返回的对象也仅仅局限于客观事物，而非自身或自我。

时间发展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奥古斯丁以宗教的视角对真理加以考察。他认为真理就在人自身之中，只有回归人自身才能把握真理。于是*reflecto*在奥古斯丁的文本中被首次确立为精神向自身返回，*reflecto*由此出现了向现代精神性反思意义靠拢的趋势。此后托马斯·阿奎那也常引此义，阿奎那明确地将思考辨析的含义引入*reflecto*之中。他认为感官能力、感性不能返回自身并认识自身。阿奎那有时也使用*reflecto super se*作为表达，而对此短语最合适的翻译是“对自身进行思考”[[3]](#footnote-3)。

在奥古斯丁时期，用*reflecto*来表达自身认知时，还必须经历一个从外向内的回归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达到对自身的认知，必须要借助一个精神性事物，如注意力、目光等，通过其出离自身之后再有意识地返回自身才能实现。因此，人的自我认识都是间接性的，而不能直接对自我进行探究。但到了阿奎那时期，其“返回”的基本意义被大大削弱了。由“对自身进行思考”的含义可看出，*reflecto*开始被直接理解为“反思”，即对自身的直接思维、直接认知，而不再强调出离之后再返回。直到欧洲近代哲学时期，主体性探索的哲学主流使自身关系成为各大哲学家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议题。自笛卡尔之后，reflexion最终以“反思”，即“自我认知”的含义被规定下来，不再需要通过转义或借助多余的中介。此外，reflexion还被广泛的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内，其意义与内涵都大大拓展了。

虽然近现代语义中的“反思”未能在古希腊哲学语言体系中确立位置，但是思维返回思维、精神返回自身的内涵却已经出现。继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进行双重解释之后，柏拉图也在《查密迪斯篇》中开始将一种与自身有关的“思索”作为讨论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思索”实际上具备了“对认识者本身的认识”和“对认识本身的认识”的两层含义。柏拉图提出：“如果有人具有了对认识本身的认识，他必定也就可以认识他自身。”[[4]](#footnote-4)这说明，当时的哲学家已经对自身认识有了相当高的重视，并且将关于自我的知识置于关于客观认识的知识之上。亚里士多德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在《论灵魂》中他进一步将“对思想的思想”归结为心智（*nous*）所具有的一种自身能够思维自身的潜能。这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将智力（*intellectus*）的基本特征规定为能返回自身，思维自身的反思有一定相通之处。接着，普罗提诺提出了“思想的回转”的概念。这里的“回转”指的是转向作为宇宙本源的“太一”。学者倪梁康认为，若把“太一”理解为“超思维”，那么“回转”与“反思”便是基本一致的，若仅仅停留在心智的领域探究这一回转运动，其依旧透露出“反思”的标记。这反映出，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反思，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有思想源头。

（二）反思在克尔凯郭尔文本中的释义

虽然反思在克尔凯郭尔的自我概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克尔凯郭尔未曾在文本中给予过反思一个概括性的定义，而是通过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去解释反思。

首先，从反思的来源上看，克尔凯郭尔在《概念恐惧》中将“反思性”描述为个体的一种“禀赋预设”。反思性作为个体的禀赋，意味着反思是人天生具备的一种思维能力。在同一著作中，克尔凯郭尔还将反思定性为直接性的对立面，是对直接性的否定。在这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直接性是指人与经验世界混沌统一，个体依靠感官生存且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状态。反思对直接性的否定，意味着人破除感官与物质的束缚，脱离混沌拥有自知。经过反思，外在经验世界和人自身及其生命活动，都成为了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反思作为历史主体能动性的显现，使人有了自主的思维而不再隶属于自然。

其次，在《非此即彼》中克尔凯郭尔明确提到“恐惧是一种反思”[[5]](#footnote-5)。在这里，他将反思直接等同于一种生存性情感，使得反思不再只是主体获取知识的思维工具，还成为人所特有的情感本能。心理学把情感定义为一种主观体验、主观态度或主观反映，归属主观意识的范畴。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恐惧的情感只有在具体的生存之中才能体验得到。因此作为恐惧的反思，必须给予个体具体的生存实践主观性的观照，即从主体自身出发去参与并思考现实生存，去思考人与生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就具备了一定的伦理内涵。

最后，克尔凯郭尔提出反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自我”的把握。在他看来，成为自我，拥有自我，是一个人的终极目标，也是对人最伟大、最无限的认可。乔治·斯塔克（George J. Stack）认为克尔凯郭尔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理念，这使得有关自我的问题都打上了道德的烙印。“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是苏格拉底将道德问题与自我问题联系在一起……当克尔凯郭尔说自我知识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成为道德人的必需品时，就表明了他对苏格拉底的继承。”[[6]](#footnote-6)这意味着自我的知识是道德人的知识基础，不道德的无知并非是对道德原则或法律的无知，而是对自我的无知。这使反思在获取自我知识的过程中，必然与道德进行交涉，而道德作为伦理范畴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必然携带一定的伦理色彩。因此，道德反思也必然具备一定的伦理维度。

另外，克尔凯郭尔还将自我等同于精神。在《致死的疾病》中他说到：“人是精神。但什么是精神？精神是自我。”[[7]](#footnote-7)克尔凯郭尔所采用的是定性于“伦理-宗教”意义上的精神，由上帝发展而来。他认为人的自我是由上帝给定和赋予的，人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才能获得自我，才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精神而生存。作为精神的人是一个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的综合。这意味着精神是一个蕴涵矛盾的整体，在其内部主体自身和主客体之间都存在冲突和对立。但作为整体，精神又具有调和矛盾，综合对立，实现和谐统一的功能，而此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反思。对“伦理-宗教”意义的精神的追求，使得反思不得不参与到伦理、宗教的事务之中，从而协助其化解内在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克尔凯郭尔反思概念的伦理维度又得以再次凸显。

由此，我们可以对克尔凯郭尔的反思进行一个总结：首先，反思是人的一种先天认知能力，处于直接性的对立面，是内在于自我的一种辩证否定的本能，它能借助抽象思辨将自我与经验世界分离，从而获得关于自我的可能性与无限性的认识；其次，反思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生存性情感本能，能够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被激发，对自我现实生存的辩证性、悖论性，以及作为规定性的有限性，进行强烈的主观观照。因此，将“个体的人”[[8]](#footnote-8)作为行动中心的反思，既能对个体的自我形成抽象普遍的认识，又能保持对个体生存的实在性、具体性的重视，从而能在自身中映照出他者以及自身，成为沟通他者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桥梁，实现对伦理-宗教性的精神的把握。这意味着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克尔凯郭尔的反思超越了理念的范畴，成为一个兼具思辨维度和伦理维度的生存论概念。

三、反思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中介

在克尔凯郭尔的文本中，最初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反思”，而是“反讽”。反讽是克尔凯郭尔生存论哲学的开端，也是他批判黑格尔，彰显人的主体性特征所迈出的第一步。克尔凯郭尔之所以借助苏格拉底的“反讽”，一是它能通过对有限的实体生活的否定，实现对无限的抽象主体的把握；二是反讽所使用的对话、质问、沟通的形式，蕴涵了主观的自由，暗示着主体内潜藏的无限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反复强调反讽对于主观性的意义：“反讽推动、催促主观性”“反讽是主观性最初、最抽象的规定”[[9]](#footnote-9)。这意味着反讽能推动主观性从个体自身之中解放，对客观事物进行主体性观照。反讽对主观性的发扬，正是对个体自由本性的挖掘，此外反讽凭借对现实生活的怀疑、批判和否定，能够突破现实性的束缚达到对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然而，反讽通过对外在自身无限抽象来达到对内在自我的强调与构建，本质上是指向自身的否定。如果只是一味的否定和抽象，封闭于内在开展构建活动，以内在性片面排斥外在性，以无限性单向否定有限性，那么所构建的自我就会与克尔凯郭尔所意愿的在生存中的具体的自我相去甚远了。因此，在对反讽进行定位性的思考时，克尔凯郭尔指出在反讽之中的万物是虚空的；在解释反讽在世界历史中的有效性时，他也指明主体虽然借此挣脱了对既存现实的束缚，但也丧失了支撑物，是消极自由的。反讽虽然把主体性凸显出来，但却走向了虚无的无限之中，对自身的弃绝使人成为消极的主体。由此可见，反讽不能完成综合的任务，不能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和解，于是反思在此困境中出场了。

（一）作为限定者的有限性和作为拓展者的无限性

在论述反思如何作用于有限性与无限性之前，了解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在《非此即彼》中，克尔凯郭尔常常用有限性来描述审美生活状态。生存于审美状态中的人通常处在感官决定性之中，作为特定外部环境的附属品，对外在事物总是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审美个体忽视了自身本性的主观方面，试图用客观来认同自己。因此其固有的内在性冲突难以显现，人自然而然地生存于和谐之中。克尔凯郭尔将这种被直接性牢牢包裹的人称为“直接的人”。但显而易见的，这种直接的和谐具有十足的消极性，因为人往往意识不到他的自我的存在，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就是自我处在“无辜性”[[10]](#footnote-10)之下。有限性中的人是物质的、感官的，虽然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同一性断裂了，但是精神意义上的自然同一性还没被打破。因此这一层面上的有限性可以概括为“感官直接性”。

其次，在《致死的疾病》中，克尔凯郭尔又进一步把有限性解释为“还原主义”和“狭隘性”，意指伦理意义上的狭隘和局限。此外，他还谈及了“世俗性”这一概念，他指出人们为了在世俗社会中更从容的生存，往往会迎合世俗的审美，从而丧失了自我的“本原性”。这说明，有限性所囊括的事物超出了物质性、感官性的范畴，还包括了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之下，人对外在胁迫因素的屈从。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每个人都拥有成为自我的禀赋，但人们往往在世俗压力下丢弃了成为自我的勇气，这是对精神的违背，也是对自我的剥夺。当人们被世俗同化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削弱了，独特的自我也就消失了。因此，这一层面上的有限性可以概括为“历史局限性”。

第三，有限性还表示人的“原始形态”。这是一种根本的限制性和约束力，它意味着最本质的自我规定性，即自我的边界。也就是说，虽然人可以无限化的探索自身，但人的自我并非是无边无界的，而是被先天限定的。只有在自我的边界内对自身进行探索，才能将探索所得转化为可能性的自我，从而进一步转化为现实性的自我。超出边界的探索所得是虚无的，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这一规定性是隐而不显的，只有在具体的关联中才能被偶然地触发从而向有限性转化，也恰恰在这种更本质的偶然性中，人自为地是他自己。因此，这一层面上的“有限性”可以概括为“原始给定性”，象征着人身上那些最初始的、给定的、不可选择的形式。概括地说，“直接给定性”以肉体为表象，以原始形态的自我为本质。

综合上述三个层面可知，“感官直接性”“历史局限性”与“原始给定性”共同构成了有限性。“感官直接性”与“历史局限性”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角度体现有限性，“原始给定性”则从人与自身，即人与内在自我之间关系的角度体现有限性。

如果说有限性是在审美境界中维持和谐的一方，那无限性则是制造矛盾的一方，有限性表示着人直接地是他所是，无限性表示人想要为他所为。无限性既不是对有限性的妥协，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无穷性。无限性站在有限性的对立面，象征的是那可能的、无限的、理想的自我。无限性引出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公开并激化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同时，作为自我之中的探索者和扩展者，无限性努力地将自身从有限的经验世界、感官的直接性中抽象出来，不断追寻广阔的自我可能性。无限性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好自我的提示，还有人们突破外在束缚，追求本我的勇气和能力。人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自由的，自我对无限性的追求，恰恰是其自由本性的本质显现。

虽然，无限性的积极作用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当无限性失去秩序，不受控制地无度扩散时，自我就会在无限中迷失。这是由于无限性的无节制发展导致了可能性的泛滥。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它只代表一种“能够”而并不意味着“已成为”。因此非实在的、未实现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终究是虚拟空幻的。人不是全能全知的上帝，在面对纷乱繁多的可能性时，他不但不能完全驾驭，还会使自我之中那深奥精微的最核心、最本质要素，被杂多的可能性淹没，自我因此迷失在漫无边界的虚幻之地中陷入绝望。这意味着极端的无限性会异化为没有反思辩证能力的无穷性，这种无穷性是恒常的无限制延伸，它无法产生新事物或形成综合，也意识不到生命的流动，不知道自我同时属于过去和未来。无穷性是一种“恶的无限性”[[11]](#footnote-11)，克尔凯郭尔认为在恶的无限性中不能形成新的伦理学或宗教的概念。而“善的无限性”表现为圆，是自我的扩展和凝聚。在善的无限性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恒常不变的，事物总是从在其运动中消解并滑向对立面。这意味着真正的无限性应与其对立面紧密连结，也就是说无限性不但不能与有限性割裂，反而还要实现向有限性的回归。如果片面地追求无限性，不但不能获得自我，反而会失去人存在的基础和本源。

（二）反思对有限性的作用

在有限性的束缚之下，要实现自我，首先必须实现对直接性的突破。反思禀赋的存在是打破直接性的第一步。“那种反思性是一种禀赋预设——在那个体的人变得有辜之前，这禀赋预设从本质上看意味了乌有。”[[12]](#footnote-12)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中，人被定性为精神，反思禀赋就是使人意识到自己是那精神的关键前提。当人处在直接性之中时，人只在灵魂层面得以定性。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精神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因此即使是“直接的人”，其精神也是在场的，只不过是梦着的在人之中。反思禀赋预设了“乌有”，这乌有首先是作为自我的内在根据的精神自身现实性的映现。精神在直接性中投射出自身并表现为乌有之后，乌有就成为了那可能性自我的一个表征，它不仅仅暗示了自我的存在，还暗示着一种能够实现的可能。乌有揭示了自我的可能性与精神的现实性的本质联系和转化潜能，是主体能动力量在探寻自我知识层面上的初次显现。在这样的反思禀赋下，人瞥见了自我的存在，他本能地受到乌有的召唤，同时也由于这陌生和未知而感到恐惧。于是，在乌有之中“恐惧”产生了。

在《概念恐惧》中克尔凯郭尔将恐惧明确定性为“一种同情性的反感和一种反感性的同情”[[13]](#footnote-13)。也就是说恐惧是具有一定辩证意义的概念。恐惧作为一种双向的情感，是“直接的人”对于作为自我未被规定的状态的乌有既害怕又欲求的表现。这说明，在恐惧之中的人表现出了初步的矛盾性，他意识到了某种不和谐因素正在其体内发酵。但此时的恐惧仍是“直接性”之中的恐惧，其产生的内在矛盾是他者倒逼的结果。人所感受到的具有一定斗争性的恐惧情感，也只是一种被动的承受，而不是主动的、自发的行为。虽然，“精神的自我”此时释放出一丝朦胧的信息，但是人依然混沌地处在“无辜性”之下。也就是说此时的恐惧还不是人主动性的反思，只是禀赋的强化。

在《概念恐惧》里克尔凯郭尔进一步说明，要出离“无辜性”就必须实现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这转化的中介正是恐惧本身。当恐惧被唤醒之后，恐惧也在自身的内部矛盾中深化发展，“对于乌有的恐惧不再只是一个外在的可能性，而是进入内在，渗透和弥漫在我的无辜性之中，对于作为可能性的自我，我所考虑的己经不再是我是否能够判断我的可能性自我的善与恶，是否能够接受和拒绝它，而是‘我能够实现吗’”[[14]](#footnote-14)。在恐惧的矛盾性与主体能动力量的交织作用下，恐惧被激化为对自由之现实性的试探，更大程度上的关于自我的意识出现了。被修正的恐惧不再只是被动性的承受，而是具备了少量的自在反思，从俯伏于“外在性”转向一定的程度上的“自我活动性”。此时，乌有也从一个与个体无关的乌有，转向活泼地与无辜性的无知性进行沟通的乌有。这一转向暗示着“直接的人”开始试图去突破无辜性，向精神进行主动的探求。恐惧成为了那思维着的主体的反思的结果，主体也学会通过反思去设定恐惧。反思性的恐惧一方面站在了直接性的否定面，开始将自我与外部环境做出区分，意识到自身与外在的差异，从而促使自我从无辜性中走出；另一方面，通过区分，人对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察觉到并试图改变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为了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个体借助恐惧积累并强化自由之可能性，以此与有限性抗衡，“那恐惧是那自由的可能性，只有这种恐惧才是通过那信仰绝对地起着教育改善作用的，因为它销蚀所有有限性，揭露它们的所有欺骗”[[15]](#footnote-15)。

虽然此时的反思尚未达到对于作为综合的自我完全的认识，但已经在最初层面上唤醒了“自我意识”。个体的人实际上也明确意识到自己正以一种内在矛盾体、二元对立体的基本形式生存着。

（三）反思对无限性的作用

通过恐惧，人具备了少量的自在反思，开始认识到并承认自身与外界、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有限的自我和无限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但是仅仅拥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要主动承担起成为自我的任务，就必须具备一个主动性的自我意识。而要具备主动性的自我意识，就必须彻底打破感官直接性的屏障，与直接性、外在性彻底决裂，在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进行深刻地区分，把自我从有限性中抽离，进入无限性。克尔凯郭尔认为，一个刚刚意识到自我的生存者，如果不能无视形态的、物质的、当下的生存，就难以避免由永恒与暂时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生存的痛苦，他将沦陷在此痛苦之中无法更进一步。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在接受这一本质的矛盾性，牢牢抓住这一质的分裂的基础上，向无限性迈进。

那人应如何把握无限性呢？克尔凯郭尔提出“想象”，并借老费希特之口道明想象的重要性：“想象是无限化着的反思；因此，老费希特相当正确地假定：甚至同认知有关的范畴也是来自于想象。”[[16]](#footnote-16)但克尔凯郭尔并不把想象当作一种认知能力，而是把它看作使所有能力可能的能力。他将想象定义为无限化的反思，是一切反思的可能性。因此，想象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是实施无限化的反思的基础和前提。想象无拘束、无限制的特性，使其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发挥无穷创造力，这正是想象得以与无限性连接的原因。通过想象，个体关于自我可能性的视域被拓展得更宽广，个体将自身投射到这一可能性中，并发现可能性以一种要求自身的方式存在，理想自我更完善的图景被呈现出来。“理想自我的可能性产生于对现实自我的想象的反思，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无限性’。”[[17]](#footnote-17)这刺激着个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一步做出转变，而想象作为一种积极的意识，在这矛盾关系中牵引着个体，以帮助个体实现自我的超越。通过紧张、激烈的内在运动，个体否定并拓展自身，自我意识被强化了，反思也从自在的反思上升到自为的反思，人被从有限中引出，进入了无限。在无限性中，个体跳脱了外在的束缚，世俗的枷锁，人作为精神的自由本性的得以充分发扬。在这个意义上，无限性就是自由。

在从有限过渡到无限的过程中，个体拥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形成了自我作为主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往后成为了一个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同时个体也具备了自觉的反思能力，其思维和行动都充满了积极的主动性。学者顾文思（David J. Gouwens）认为想象作为可能性的媒介，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道德概念，作为任务的可能性引导想象的力量去促进道德反思。于是人们能够动用起“自我反思或道德反思……凭借从一切外在性中无限地抽身或抽象出来而赢得一个自我意识或赤裸裸的抽象自我”[[18]](#footnote-18)。通过对自身，以及与自身有着生存联系的一切外在事物的抽象把握，无限自我的第一形式——赤裸裸的抽象自我就此显现了。

克尔凯郭尔对于无限自我第一形式的把握，具有明显的思辨性质。他要求反思将个体的人从一切外在性、现实性中无限地抽象出来，与直接性、外在性彻底决裂。通过这种抽象方式所获得的无限自我的形式，不可避免地携带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这个抽象自我对个体自身的规定性，是反思的双重映现：一是向外映现，即通过否定与自我有联系的他物，从自我与他物的区别中照应自身；二是向内映现，即以无限化的自我否定有限自我来定位自身。依靠想象所进行的无限化的反思，使自我从与他者的关系和与自身的关系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于是便由自在的状态过渡到了自为的状态。

（四）主观反思综合有限自我与无限自我

想象将人引入无限，出离自身，并且以此来保持他不返回到自身之中。这看似把人与那自我引得越来越近，但实际上却使自我不断面临迷失的危机。阿诺德·科姆（Arnold B. Come）认为无限的自我形式具有双重消极性：“一方面，它缺乏现实的、积极的具体性；另一方面，它否定了处于‘生存’之中的真实自我所具有的流动的偶然性。”[[19]](#footnote-19)克尔凯郭尔认为，包括身体、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人的整个“偶然的外在性”[[20]](#footnote-20)，是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关键。也就是说，有限性中感官存在的部分，定义了个体的特殊性，它使每一个体在平等追寻自我的过程中能保持自身唯一。另外，有限性中“原始形态”的部分，作为本质的自我规定性，自我的边界，恰恰是为无限性设立的一个锚点，是使自我避免迷失的关键。而对此规定性的把握，也只有回到有限的具体生存中才能实现。

其次，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中明确地将自我定义为有限性与无限性有意识的综合，并提出有限性与无限性在自我之中对立或孤立的存在，是人普遍具有的生存性疾病“绝望”[[21]](#footnote-21)的诱因。“成为自身就是成为具体者，但成为具体既不是成为有限也不是成为无限，因为去成为的具体者的确是一个综合。”[[22]](#footnote-22)因此，作为目的的自我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抽象的，相反它作为具体者与以特定环境为代表的外在性息息相关。“这具体自我处在一种与这些特定的外在境况、这些生活条件、这事物之秩序的活生生的交互作用中。”[[23]](#footnote-23)对克尔凯郭尔而言，人类的原初二元性介于“外在”和“内在”之间，正是人的物质性、有限性和必然性的外在或外在维度，使得生存的、实际的实体不易被“观念”捕获和吸纳。然而无限化的抽象反思却使自身完全脱离了具体形式的精神生活，与现实性对立，以至于与主体形而上学中的自我一同沦为观念的附庸。在此情况下，表征思维与反思思维之间的连续性被割裂了，人自身的内在连续性也必然被割裂，这在本质上造成了与自我的对立。

因此，对有限性的单向否定，不是获取自我真理的正确途径，而是一条从无知走向虚无的歧途。仅仅依靠对无限性的把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在于个体的本质的矛盾、对立与分裂。要真正地成为自我就必须意识到自我是一个具体的综合，在突破有限把握无限之后从无限化中回归有限，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对立统一。

为了对主体实现真正的关切，克尔凯郭尔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中针对“思想-生存”的双重性提出了“双重反思”的概念。“双重反思”既包含向内进行的理念性思索，又包含向外思考的主体性生存。同时，克尔凯郭尔具体的区分了“主观反思”与“客观反思”。他认为客观反思注重客观真理而忽略主体，仅仅把主体视作获取客观真理的工具，这样的做法最终会远离真理。“客观的反思之路使主体变成偶然，从而把生存转变成某种无关紧要的、正在消失的东西。通往客观真理之路远离主体，当主体和主体性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真理也变得无关紧要。”[[24]](#footnote-24)

阿诺德·科姆在他的书中阐明了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客观反思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1）假定连续性；（2）探求普遍性；（3）态度漠然性。[[25]](#footnote-25)“假定连续性”意味着所有实在都具有内在连续性且没有界限，事物之间存在的对立与冲突可以通过更高层面上理性克服。这种“假定连续性”抹去了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区别，将抽象思维与现实生存视作同一。“探求普遍性”就是对客观终极真理的普遍性追求，这一思维将包括人在内的“整体”视作一个抽象的普遍体系，使个体变成相对的、暂时的事物。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对现实性的取消，是构建形而上学的决定因素。“态度漠然性”也就是对“个体”及其“生存”的漠视。“disinterestedness”这一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暗藏了对形而上学忽视个体生存的行为的批判。

显而易见，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反思概念即为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客观反思。客观思想将一切归结为思辨产生的结果，秉持结果至上原则，最大限度的追求并依靠客观真理。在客观反思作用下，人与现实性、与生存割裂，活动的主体变成抽象的主体，成为客观体系中的抽象形式。在此条件下所认识的主体，只是理念所虚构的假象。克尔凯郭尔认为，真正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理念主体而是伦理的生存主体，作为认知者的主体在本质上是生存者，因此所有本质性的知识都不可脱离生存和去生存。这意味着，要把握本质性的知识，要对主体形成真正的认识，就必须重视主体自身及其生存体验和生存实践，以动态思维去构建和把握生成的自我。如果将个体的生存完全以静态的思辨理性进行解释，就会与思辨哲学沦为一丘之貉。

于是，克尔凯郭尔提出主观反思来代替客观反思。对于主观反思，克尔凯郭尔提出了四个基本观点。[[26]](#footnote-26)（1）“拒绝抽象”。克尔凯郭尔坚决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此主观反思也拒绝以思辨理性对生存的丰富性进行抽象、普遍的概括。他认为处于生存之中的人是具体的，实在的，对于人的自我而言是“去成为”而非“去认识”。因此，要成为一个自我就必须重视人的具体生存，思维不应只是作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应该热情的参与到人的生存之中。另外，拒绝抽象也是主观反思对作为人的有限性的强调。有限性蕴涵的本质偶然性，保护个体不受思辨理性的侵害，从而能够在实际中建立并保持自我独特性。（2）“内心性”。科姆概括了内心性的三个基本性质：“炽热（fervour）”“强烈（intensity）”和“发自内心（heart-felt）”。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对于人最重要的真理不是客观、外在的、普遍的绝对知识，而是那种与自我以及自我生存相关的知识，即主体性。也就是说，主体性即真理。但是主体性内在、私密的性质，使得其不可能仅仅通过思考而被认识。因此，内在的、炽热的、强烈的内心性就成为把握主体性真理的重要工具。（3）“孤独性”。孤独性是由主体的主观性与内心性引发的，它意味着个体在内心深处面临自我抉择的关键时刻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是内心的而非社会的，因此它并不表示个体与至关重要的外界环境隔绝。在《恐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曾举过一个税收官的例子：这位税收官是一个“无限者”，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享受实际生活，日常行动与普罗大众无异，因此从未有人发现过他“无限者”的身份，他虽然与众多“有限者”们具有相同的世俗趣味，但他存在于内在深处的灵魂从未停止过无限的运动，他本人也知晓无限者的幸福。虽然这位收税官是克尔凯郭尔想象的产物，但在这个例子中却蕴涵了他对“自我”深刻的思考。对于一个真正的无限者，或者说真正拥有自我的人而言，他根植于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采取与有限者相同的生存方式，将内在的无限本质掩藏于有限性之下，但却从未丢失过自身内在无限的永恒。无限者体内深刻的无限性只有自己知晓，这体现了克尔凯郭尔将个体的本质看作孤独的观点。无限者根植于实际生存之中以有限性表现自身，也说明了自我必定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4）“交流间接性”。与孤独性相似，间接性也是主观性和内心性的派生物。主体性真理、自我意识内在于自我，只有个体发挥内心性的“激情”才能把握。由于这种精神性情感具有私密性，难以传递，因此当两人试图分享所感悟到的真理时，其交流必然是间接的。

由此可见，主观反思与客观反思截然相反，它重视主体性，把一切至于生成之上并忽略结果，将焦点置于个体具体的生存之中。对于主观反思而言，真理就是占有，是内心性，是主体性。因此，主观反思能够在自我深化的过程中，转向自我内在的最深处，对自我进行热烈的、极致的思考。通过主观反思，个体发展出完全性的自我意识。克尔凯郭尔认为，一个能够运用主观反思的思想者，必须拥有“想象力（imagination）”“情感（feeling）”和“激情的内在性辩证法（dialectic of existence-inwardness with passion）”。激情是从主观反思的内心性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当个体体内的无限激情被激发时，就是主体性发挥到极致的时刻，也是主体拥有真理的瞬间。在这一时刻，个体能够同时，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主体-客体两个维度，因而能够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只是片刻性地，生存的特定个体能够居于无限与有限的统一之中，这种统一超越于生存之外。这个片刻就是激情的瞬间。”[[27]](#footnote-27)主观反思通过“激情的内在性辩证法”辩证地看待有限与无限，它否定了极端无限性潜藏的虚无危机，也肯定了有限性对个体的限定构建了自我的内在秩序。主观反思以激情的、热诚的关切，将内在的精神生存和外在的事实生存具体地结合考察，从而使个体生存之中的两个对立面得以更深层次的联系在一起，自我之中对立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得以实现综合。因此主观反思尊重并赋予了个体生命的连续性，它站在现在的节点上将个体过去和未来的维度紧密连结在一起：理想由过去升华而来，又集中体现在现在和将来具体实现它的行动中，自我的无限性从有限性中升华而来，又在有限性中得以实现。在主观反思的帮助下，个体实现了向自我的回归，完成了彻底的自我超越。

（五）借助反思的原因

克尔凯郭尔为何会用反思代替反讽来达成这一和解呢？首先，这是出于反思与反讽兼具的“沟通”特性。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克尔凯郭尔曾提到双重反思暗含在沟通观念自身之中，沟通具有双重反思性。“沟通的形式与沟通所表达的东西是不同的。当思想在语词中获得了恰当的表达之时，这是通过第一种反思达成的，第二种反思就出现了，它涉及了沟通与沟通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表达了生存着的沟通者与理念之间的内在关系。”[[28]](#footnote-28)这说明，在沟通中蕴涵的反思能够实现对内对外的双向把握：词语对思想的表达即是认知思维运用概念对感知事物共同本质的抽象把握，表征着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即反思对有限性的作用；沟通者与沟通，与理念的关系，则映现了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是反思对无限性的观照。这两个方向分别体现了反思在有限性与无限性中发挥作用的前两个层面。

其次，克尔凯郭尔之所以借助反思达成和解的原因还在于对黑格尔的继承。在克尔凯郭尔多处哲学理论中，都或明或暗地体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有限性、无限性以及二者统一的三个阶段而言，一定程度上分别对应了审美境界、伦理境界、宗教境界。克尔凯郭尔对“生存三境界”[[29]](#footnote-29)的划分，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个人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的三阶段都共同对应了“直接生存”“道德生存”与“真理”三个层次，都是对主体如何突破经验世界把握真理的描述。

因此，在黑格尔开创性地运用反思概念以解决“如何认识或把握对立统一的问题”[[30]](#footnote-30)时，克尔凯郭尔也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在黑格尔之前，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处理要么推于不可知论，要么借助神秘主义。这两种做法都使得有限性和无限性、多样性和统一性以及对它们的认识割裂开来。直到黑格尔在“本质”论中提出反思，才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架起一座的桥梁，使得对立统一的问题得以解决。学者贾红雨在对黑格尔reflexion的研究中提到，在《费希特与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异》中黑格尔“把知性、理性、reflexion视为可超出两分的思维模式而将自身提升到真正思辨的高度”的思维活动，通过reflexion，就能实现从矛盾走向虚无到“在对立中建立起肯定”的转向。[[31]](#footnote-31)也就是说，在黑格尔改造之后的反思，能够超越二分法实现辩证统一，成为具备沟通功能的中介工具。黑格尔关于“反思”的学说，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开创的思辨认识论对后世的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克尔凯郭尔也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反思概念，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主观反思，作为沟通精神的自我内在有限性与无限性的中介。

四、克尔凯郭尔反思概念的超越与局限

“个体的人”是克尔凯郭尔个体生存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其思想的理论要旨。他所说的“个体的人”是与自身建立起关联的，具有生存自觉的主体。而具有生存自觉的前提是具备“自我意识”，即意识到拥有一个自我。只有在意识到自我的前提下，才能对自我的生存进行本质性的考察，从而承担起发展自我的责任，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把握主体性的生存真理。反思作为直接性的否定，使人与直接性、外在性断裂，使自我从“无辜性”中解放出来，从而摆脱有限性的束缚，激活“自我意识”去探求自我的无限可能。同时，反思借助“恐惧”“绝望”等生存情感，激发出构建理想自我的强烈欲望，并主动地结合具体的生存境遇，调节作为综合的自我之中那对立两极的内在关系。正是“反思”与“生存”的内外张力，使得那具有辨证结构的主体在“可能”与“现实”中不断探求，在“有限”与“无限”中辗转反复，逐步朝那作为精神的自我迈进，最终成为一个把握生存自我真理的“个体的人”。

克尔凯郭尔的反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反思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包含着对真理的思辨把握，都是否定的、反身性的自我认知。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必须在专心致志地探索二元性的每一方面之后，才能尝试将自我实现为积极的统一体。因此，在反思对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沟通中，结构上也经历正反合的三个阶段。这再次体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模式的借鉴。此外，克尔凯郭尔用本体论和认识论机制来阐述客观性和主体性之间的冲突中的自我问题，也与黑格尔面临同一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克氏的不同之处在于，反思不仅包含了对自我抽象、思辨的认识，还强调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重视，是对自我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层面的综合把握。因此，反思不再只是一种存粹的理念运动，不再只是依赖于理性能力进行活动的思维模式，而是成为了一个有伦理维度的哲学概念。尤其是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主观反思，为反思注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内涵。主观反思要求人们热情地投入到实际生存之中，对最内在的主观性进行激情地、关切地思考，这甚至有了一丝感性的意味。但此处的感性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感官、感觉，而是一种与理智的综合，或者说附着情感的理性，它能够对生存的自我进行一种深度共情而又理性的辨析。这种对个体自我生存和命运的关切，是克尔凯郭尔哲学中“宗教性”的一面对前者的超越。

但回顾反思的全过程，我们发现克尔凯郭尔始终将焦点集中于单个个体自身，主体间的互动少有涉及。克尔凯郭尔缺乏群体意识，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主观反思也具有孤独的属性，精神或自我只能独自站在永恒的面前。因此个体之间应相互隔离，独自回归彻底的孤独，选择个体宗教性的自我救赎。这使反思走向的终点——追求作为精神的自我，裹上了一层宗教的神秘面纱，同时也与反思的初衷——在有限与无限的综合中成为一个具体的人反向而行。

除此之外，克尔凯郭尔还将对自我以及真理的把握完全寄托于上帝。就自我而言，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凭借自身的力量只能做到向自我靠近，只有完全地依靠上帝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脱离上帝的自我是毫无意义的。就真理而言，克尔凯郭尔认为无限的激情就是主体性，主体性就是真理。然而作为真理的激情，作为在主观反思中综合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激情，却只有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才能被激发。即只有当人意识到人与那作为永恒至善者的上帝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质的鸿沟时，人与神之间的辩证矛盾就激化绝望，催生虔诚的信仰，从而激发最至上的、最无限的激情。

这两方面似乎意味着，对自我及真理的把握，都成为了基督教信徒的特权。因为只有进入宗教境界的基督教徒才具备虔诚的信仰，才具有与上帝开展心灵的对话的可能性。而反思对有限性的回归，返回到世俗之境，却不易完成对宗教信念的培育。在这个意义上，反思难以成为把握自我和真理的工具，其结果和目标也体现出一种悖论关系。因此，克尔凯郭尔哲学思考中的“宗教性”，既是超越也是问题所在。然而这种对宗教的寄托，实际上是一种根基的倒转，人存在的根基被颠倒了，从大地转移到了天上，现实生存的个体从现实世界抽离自身，追求那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当他将个体自我的最终实现完全依赖于宗教的拯救时，他同样也忽略了主体自身，漠视了主体的本质力量，将主体视作上帝的附属品。在这个意义上，克尔凯郭尔所求助的全能全善的上帝，实际上就是宗教语境内的理性。“上帝”与“理性”同是宇宙的至上者与创造者，都作为一个更高的逻辑去化解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并实现两者对立统一。因此，“上帝”与“理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詹姆斯·博根（James Bogen）认为克尔凯郭尔对自我问题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是沿着黑格尔的路线所进行的，本质上是在黑格尔背景下所探索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因而克尔凯郭尔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神学底蕴的黑格尔学说。[[32]](#footnote-32)因此当克尔凯郭尔批判并试图解决思辨哲学对个体生存的忽视时，他也并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五、结语

总的来说，有限性与无限性作为世俗自我与理念自我的表征，是“个体的人”的被动性与能动性的自我映现。这两者在自我中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体，一方立足于现实，常常与感官直接性为伍，一方与自由勾连，运用想象追求无限可能性。两者的冲突反映了自我内在和外在的冲突，反思作为有限与无限的中介，在两者的沟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反思通过“恐惧”打破身体的感官物质性，使人摆脱混沌无意识；反思通过“想象”使人从有限性中抽离，摆脱理想与现存之间质的差异所带来的生存痛苦，从而实现对无限性的把握；主观反思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它借助“激情”跳脱出思辨的领域，脱离了抽象概念和复杂的语言形式，返回到具体的、历史的生存境况之中，对主体事实性生存展开考察，从而在以内在的激情去直观地感受和把握无限性同时实现了对有限性的回归，完成了对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综合。虽然概以言之，反思的思辨维度主要与无限性相关，伦理维度主要与有限性连结，但其实在反思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都穿插体现了它的思辨性与伦理性。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反思概念相比较于德国传统观念论之中的反思概念，其意义和内涵都有了很大的延展。尤其是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双重反思、主观反思，使反思得以跳脱出抽象理念的范畴，真正成为了具有伦理维度的生存论概念，这充分体现出生存哲学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参考文献

原著：

1.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一个生命的残片》上下卷，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
2.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 王建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4.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京不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5.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 陈维正校，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04
6.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7. [丹] 索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德 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论著：

1.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张世英：《黑格尔<小逻辑>绎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03
3. Arnold B. 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Londo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论文：

1. 赵立庆：《内向性主体的生存--克尔凯郭尔个体生存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
2. 贾红雨：《黑格尔的Reflexion原则》，世界哲学，2017年第1期:99-105+160
3. 刘子桢：《文化批判与有效性划界——论克尔凯郭尔对主体形而上学的生存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04期: 62-66+70
4. 杨海涛：《克尔凯郭尔生存论视域下的自我概念》：[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
5. 温权：《反讽：主体性辩证法——从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谈起》，学习与探索，2014 年第6期:9-13
6. 陆心宇：《论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概念之伦理维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1期: 41-49
7. 郭郁、白伟：《克尔凯郭尔视域下的个体生存三境界》，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07期: 22-24
8. 伍智昱：《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
9. George J. Stack：Kierkegaard: The Self and Ethical Existence, Ethics, Vol.83, No.2(Jan.,1973), pp.108-125
10. David J. Gouwens: Kierkegaard on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 10, No. 2 (Fall, 1982), pp. 204-220
11. James Bogen: Remarks on the Kierkegaard-Hegel Controversy, Synthese, Vol. 13, No. 4 (Dec., 1961), pp. 372-389
12. MARTIN J. Denys: Faith, Self-transcendence, and Refl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 51, No. 2 (Apr., 2002), pp.121-138
1. 赵立庆：《内向性主体的生存--克尔凯郭尔个体生存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第13页 [↑](#footnote-ref-1)
2. 参见：贾红雨：《黑格尔的Reflexion原则》，世界哲学，2017年 第1期 第99页 [↑](#footnote-ref-2)
3. 参见：贾红雨：《黑格尔的Reflexion原则》，世界哲学，2017年 第1期 第100页 [↑](#footnote-ref-3)
4.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页 [↑](#footnote-ref-4)
5.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一个生命的残片·上卷》，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第183页 [↑](#footnote-ref-5)
6. 参见：George J. Stack: Kierkegaard: The Self and Ethical Existence, Ethics, Vol.83, No.2(Jan.,1973), p.108 [↑](#footnote-ref-6)
7.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 王建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页 [↑](#footnote-ref-7)
8. “个体的人”是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主导范畴。从主体角度看，“个体的人”就是内向性的主体，内向性就是生存自觉，自我自觉到自身是一个生存的精神或主体，自我与自身建立起伦理关系，即主体有责任构造自身。 [↑](#footnote-ref-8)
9.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第181、228页 [↑](#footnote-ref-9)
10. “无辜性”是“无知性”，即无意识。黑格尔在《宗教哲学》第一卷中说：“无辜的状态是，对于人来说没有善没有恶的状态它是动物的状态，无意识性的状态，在之中人不知善不知恶。”在克尔凯郭尔的语境里，无辜性是指对拥有一个自我的无知，对作为一个精神的无知。克尔凯郭尔认为无辜性是一种“质”，它是一种完全能够持续的状态，只有通过超越才能被取消。 [↑](#footnote-ref-10)
11. 黑格尔曾将无限性区分为善恶两种：当概念为观念和辩证法所制约，能够逐步展开某种新的内容时，就出现善的无限性。当思维的交流导致一种始终如一的关联的无穷无尽的系列，不能展开某种新的内容时，就出现恶的无限性；当概念为观念和辩证法所制约，能够逐步展开某种新的内容时，就出现善的无限性。 [↑](#footnote-ref-11)
12. 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京不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94页 [↑](#footnote-ref-12)
13. 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京不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63页 [↑](#footnote-ref-13)
14. 杨海涛：《克尔凯郭尔生存论视域下的自我概念》，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1页 [↑](#footnote-ref-14)
15. 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京不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34页 [↑](#footnote-ref-15)
16.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 王建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页 [↑](#footnote-ref-16)
17. 参见：David J. Gouwens: Kierkegaard on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 10, No. 2 (Fall, 1982), p. 212 [↑](#footnote-ref-17)
18.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 王建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8页 [↑](#footnote-ref-18)
19. 参见：Arnold B. Come: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Londo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77 [↑](#footnote-ref-19)
20. “外在性”代表一种原初给定的物质性，包括身体、外界环境等方面，克尔凯郭尔将归属外在性范畴之内的事物，即人生存在整个维度都视作“偶然的”。之所以称为“偶然的”是因为对于这些事物个体没有选择权。人可以通过行动来改造外在性事物，但是人所修改的事物本身，人开始存在的维度，不能选择也无法改变。 [↑](#footnote-ref-20)
21. 克尔凯郭尔将绝望视作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疾病，这一疾病根植于内在自我的二元对立（即身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现世与永恒）的辩证结构，当自我结构中对立两极的关系不平衡时就会产生绝望。绝望有三种表现形式：在绝望中并不意识到具有自我；在绝望中不想要是自我；在绝望中想要是自我。 [↑](#footnote-ref-21)
22.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 王建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页 [↑](#footnote-ref-22)
23.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一个生命的残片·下卷》，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第316-317页 [↑](#footnote-ref-23)
24. 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第158页 [↑](#footnote-ref-24)
25. 参见：Arnold B. 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Londo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p.85-89三个特征参考本书此处。中文为笔者翻译，可参见原文，分别为“it assumes continuity”“it seeks generalities”和“its attitude is disinterestedness”。 [↑](#footnote-ref-25)
26. 参见：Arnold B. 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Londo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p.90-107以下三个四个观点参考本书此处。中文为笔者翻译，可参见原文，分别为“it rejects abstraction”“it occurs in "inwardness"”“it accepts isolation”和“it requires indirect communication”。 [↑](#footnote-ref-26)
27. 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第226页 [↑](#footnote-ref-27)
28. 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第56页 [↑](#footnote-ref-28)
29. “生存三境界”是克尔凯郭尔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克尔凯郭尔将生存由低至高划分为审美、伦理、宗教三个境界，为我们展示了个体在不同生存阶段的三大精神图景。人通过进入更高阶段的生存境界能逐步接近上帝与真理，实现自我的回归。在这一过程中，“信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footnote-ref-29)
30. 张世英：《黑格尔<小逻辑>绎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03，第585页 [↑](#footnote-ref-30)
31. 参见：贾红雨：《黑格尔的Reflexion原则》，世界哲学，2017年 第1期 第104页 [↑](#footnote-ref-31)
32. 参见：James Bogen: Remarks on the Kierkegaard-Hegel Controversy, Synthese, Vol. 13, No. 4 (Dec., 1961), pp. 372-389 [↑](#footnote-ref-32)